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7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晒太阳

冬天的太阳,绝对是人见人爱的。没人喜欢寒冷、湿冷、阴冷。太阳出来时,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。无风更好,即便有风,有阳光照着,寒气也不再那么逼人了。

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,冬天里晒太阳,是冬藏的一种方式。清代有一位叫曹庭栋的学者,在《养生随笔》中写道:“脊梁得有微暖,能使遍体和畅。日为太阳之精,其光壮人阳气,极为补益。”

周末,若有太阳,常去乡下走走,去看看山野、村庄,听鸡犬相闻。农闲时节,田地里少有人迹,村子里关门闭户的不少,年轻的一辈大多去了外面的世界闯荡。村口或村中,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板凳上,拎着火篮,靠着墙壁,晒着太阳,闭目养神,或聊着家常。阳光洒在他们的白发上,照进额头的皱纹里,拿起手机,定格,取一个名字,叫乡愁。

想起小时候的冬日光景。太阳从对面山岗上爬上来,照在山坡上的一排房子上。奶奶靠在门口的躺椅上,眯着眼睛,晒着太阳。那只养了好多年的老黄猫,蜷缩在她身上打盹,温暖的阳光,适合入梦。父亲在空地上劈柴,粗壮的松木在父亲抡起的斧头下被分成小块,码在屋檐下,那是来年春天来时烧制茶叶的好柴火。几个姐姐跟着母亲在门口学做布鞋。碎布头纳鞋底,鞋面的面料一定得是新的,常见的是灯芯绒,母亲耐心地指点穿针引线。针线活是女子必须学会的一门手艺,布鞋是姐姐出嫁时送给外婆的礼物,鞋子做得好不好看,好不好穿,是评判儿媳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之一。

负暄、负日,是古人对晒太阳的雅称。还有一种更形象通俗的比喻,叫“黄绵袄子”。南宋的文学家周密在《齐东野语·卷四》中写道:“余尝于南荣作小日阁,名之曰献日轩。幕以白油绢,通明白布,盎然终日,四体融融,不止须臾而已。适有客戏余曰:‘此所谓天下都绵袄者。’相与一笑。后见何斯举《黄绵袄子歌》,序曰:‘正月大雪雨,十日不已。既晴,邻舍相呼负日,曰:黄绵袄子出矣。’乃知古已有此语。”更有古代文人诗云:“九州四海黄绵

安徽黄山 吴兆敏

生活课

夜幕渐垂,月华如水。5岁的儿子,用稚嫩的小手轻轻为我捏着耳朵。他问:“妈妈,三块钱能买些什么呢?”声音里透着孩童特有的好奇与探索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货币问题,更是一场生活的启蒙教育。

我思索着,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向他解释这个看似简单却深奥的问题。我说:“三块钱,你可以用它买一斤小白菜。”他凝神听着,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彩。用手摸着脑门问:“一斤小白菜又是多少呢?”我耐心地给他讲,够做一道美味的菜。

为了让他理解这个概念,我决定带他去菜市场。我特意带了现金,握住他的小手,踏上了这场“生活课”的旅程。

菜市场里,人声鼎沸,各种声音交织成一首生活的交响乐。我们穿梭在五彩斑斓的蔬菜摊位之间,红的、绿的、黄的,琳琅满目。我

四川攀枝花 李廷英

冬日芹菜滋味长

寒冬腊月,我走在热闹的菜市场,一股清新的芹菜香扑面而来。

在故乡,冬日气候温润,正是芹菜茁壮生长的好时节。奶奶总在屋前的小菜园里悉心照料着几垄芹菜,当芹菜长得生机勃勃时,奶奶便拉着我一同去采摘。她弯下腰,动作轻柔熟练,挑选出茎秆粗壮、叶片翠绿的芹菜,嘴里念叨着:“这芹菜长得俊,今儿给我的宝贝孙子做好吃的。”

采回的芹菜带着泥土的芬芳和晶莹的露珠,奶奶将它们轻轻放入水盆,仔细洗净每一片叶子和茎秆,去除所有杂质。随后把芹菜置于案板,有条不紊地分开叶子和茎秆,茎秆切成小段,叶子整齐码放,又切好姜丝、蒜末,拿出准备好的五花肉,开始烹饪的准备工作。

奶奶在土灶前生火做饭,柴火噼里啪啦地燃烧,火光映照了她满是皱纹却慈祥无比的脸庞。她手持铁锅铲,站在灶前,宛如一位胸有成竹的大厨。锅里的油热后,奶奶先放入姜丝、蒜末煸炒出香味,接着把五花肉放入锅中,小火慢煎,随着“滋滋”声响,五花肉渐渐变得金黄焦香,油脂渗出,香气四溢。“火可以大些,把肉煎得更透。”奶奶边说边添了些柴

广东阳江 曹夏溪

袄,谁似天公赐予均。”冬天的太阳,光芒万丈,人人可“披”于身,享其暖,无疑是最公允、最无私的。

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,寒气遁去,通体舒畅,活似神仙。在文人笔下,暖阳就是让人陶醉的美酒。“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,又如蝨者苏。外融百骸畅,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。”1200多年前,闭着眼睛晒太阳的“醉吟先生”白居易,此时如同喝了美酒,心无杂念,整个身心都空了。

太阳是仁慈的,晒太阳无关尊卑,不是文人雅客的专利,芸芸众生皆可披上“黄绵袄子”。明梅尧臣在《田家》写道:“今朝田事毕,野老立门前。俯颈望飞鸟,负暄话余年。”尽管日子“苦煎”,更穿“鹑衣”,但亦可晒晒太阳,话话余年。宋曾几《负暄》诗云:“炙背茅檐日,虽贫办不难。”在冬阳底下打虱、看书未尝不可。还喜欢元末明初李穉写的一首诗:“负暄檐下手携儿,相语娇音尚自痴。最是一团和气在,依然捋作歌时。”这算得上是冬日最暖的场景了。

明晃晃的冬日阳光照在山川田野之上,照在城市、乡村,阳光下的人们或惬意或悠闲,或宁静或安详,或沉思或怀想。暖阳下的生灵也活跃起来。家里的两猫一狗也喜欢晒太阳,蹲在阳台上,或蜷成一团,闭上眼睛,享受着阳光下的安逸。

妻将山林里捡拾来的麻栎、苦槠果子,摊开在竹篾里,晒上几日,就可去壳、浸泡、粉碎、过滤、沉淀,晒成干粉,做成“豆腐”。山芋煮熟,负暄几日,软糯香甜。喜欢这样的“晒冬”场景。

可以像丰子恺那样:“把椅子靠在窗缘上,背着窗坐了看书。”可以邀上三五好友,在冬日暖阳下的草坪上围炉煮茶,抑或什么事也不做,在墙根,在阳台,在海边,在山坡,坐着,躺着,让阳光照在身上,暖在心里。

正午,妻说:晒太阳去,去菜地里挑点菠菜。阳光正好,暖阳下,活干了,太阳也晒了,真好!

教他如何与卖家交流,如何挑选新鲜蔬果。在每一个微小的交易中,都蕴藏着生活的智慧。

“老板,这小白菜怎么卖啊?”我微笑着问。老板热情地回答:“三块钱一斤。”我对儿子说:“看,这就是我们说的三块钱可以买到的。”他看着那绿油油的小白菜,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

我教他如何挑选新鲜的小白菜,告诉他要看颜色、摸手感。他认真地听着,然后自己动手挑选。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,他学会如何与老板交流,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所学到的东西,远远超过了那三块钱的价值。

我自己也在这堂“生活课”中明白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学习知识,更是在生活中学习、成长、感悟。

火。待五花肉煎好,接着加入芹菜茎秆继续翻炒。芹菜在锅里欢快地“滋滋”作响。

“好嘞,加点盐,再翻炒几下。”奶奶指挥着,我连忙递上盐。不一会儿,色香味俱佳的芹菜炒五花肉出锅了,翠绿的芹菜与油亮的五花肉相互映衬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香气。我迫不及待夹起一筷子放入口中,芹菜的脆嫩、五花肉的香醇完美融合,瞬间在舌尖绽放出美妙滋味。

“别急,还有呢。”奶奶笑着说,“这芹菜叶子用来做煎饼,香得很。”奶奶把芹菜叶细细切碎,加入面粉、鸡蛋、适量的水和调料,搅拌均匀的面糊。在烧热的平底锅抹上油,倒入面糊摊平,小火慢慢煎制。一会儿工夫,面饼变得金黄酥脆,香气扑鼻。

在家乡,这平凡的芹菜承载着奶奶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人的深情。奶奶还会包芹菜馅的饺子,味道鲜美;或煮芹菜瘦肉粥,温暖滋补……

如今,奶奶的身影不再矫健。每当寒冬回到家乡,我总会走进那熟悉的厨房,做上一道奶奶教我的芹菜炒五花肉,耳边仍有奶奶的轻声叮嘱:“火大些……火小些……”

乡里的水饺

小时候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,必说大年三十吃饺子,总是感到很诧异,因为家乡没有这种习俗,大人也不会为除夕晚上准备饺子。即使放到平时,一年到头也很少吃到这个食物。

饺子作为面条、面疙瘩、馒头之外的第四类面食,虽然在家乡不常见,但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。当时,本地村民做的饺子是真正的水饺,不仅是用水煮出来的,而且上桌时饺、汤也不分离,像清汤面条一样,一个大碗装着饺子和饺子汤。小时候家里的饺子都很大,一个大碗(土话称为大撇碗)一般只能装两三个。馅也比较单一,几乎全是韭菜鸡蛋的。一度也让我把饺子只与韭菜联系在一起,以为天下的饺子只能是韭菜馅的。

饺子不用发酵,加水的面即可,难度其实不大。家乡人不常做饺子,做饺子的水平普遍不高。和面、调馅、擀饺子皮、包饺子、煮饺子的水平都不敢恭维。特别是饺子皮擀得不圆又厚,所以饺子只能越包越大。久而久之,做饺子的兴致和水平都不高。小时候妈妈一个人做饭从来不会想到包饺子。家里每次包饺子都像过一个盛大节日,毫无例外都是和叔叔、姑姑三家凑在一起,加上爷爷奶奶,几家的男女老少一起劳作。有点热闹,也有点杂乱。人多力量大,但未必质量高。那个时候虽然每次吃时津津有味,事后多日回味,但现在想想,当时饺子的确奇形怪状,相比于北方家常的和饭店里做的、商场里卖的速冻的,显得过大、过丑。

堂叔在河南当过兵,是炊事兵,经常包饺子,也许他在部队包饺子水平一般,但退伍回来后他做饺子的水平在亲戚中却是鹤立鸡群,无人能及的,这也让喜欢饺子的孩子们很是羡慕。

因为饺子及其饺子馅的味道,也因为不常见、不常吃饺子,我对饺子更是喜欢,是所有厨房现做食物中的最爱。正因为如此,喜欢有多深,受伤可能就有有多深。印象中不止一次因为吃饺子之后撑得积食,夜里呕吐发烧,幸好另一个堂叔是赤脚医生,每当出现这种情况,不用跑医院,只需要跑到堂叔家,请他带点盐水过来打个点滴,第二天又可以正常上学了。

外公到北方当了很多年兵,外婆也跟着在北方生活多年,他们做饺子轻车熟路,其水平和效率是老家我的堂叔也远不能比的。他们一个人两个小时就可以包出一桌饺子的效率,开始时让我很是惊讶。印象中家里那么多大人协作,小孩帮忙,手忙脚乱一个上午,包出的饺子也只够大家吃一顿的。外公外婆包的饺子,远比商场买的速冻的可口,也比外面饭店、单位食堂的饺子好看、好吃,但依旧不同于小时候的那种新鲜感和满足感。

乡人不常做饺子,但饺子在家乡白事方面的地位却是仅次于大米饭,是其他面食难以比拟的。老人去世直至第四十九天,逢七之日都要举行祭奠,家乡叫作“守七”,有的地方又叫“做七”“斋七”,寄托了对逝者的哀思,也体现了对生命的敬重。“守七”从“头七”到“七七”共有七次,每一次祭奠不仅要准备饺子作为贡品,孝子贤孙等也要吃饺子。特别是“六七”这一次上坟,逝者的女儿或者侄女等作为孝女,要专门准备饺子,端到坟前寄托哀思。这就让饺子在家乡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生活充满了偶然。比如,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;或者,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人。

前不久,去超市购物。鬼使神差,停车时,竟然撞上了一辆离我足有一米远的车。当时一下子就蒙了,开车十几年,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于是打了报警电话。对方问,有没有人受伤?我说没有。对方又问,谁的责任?我说是我。“那这样吧”,对方顿了顿说:“你给对方留一个电话,然后你们商量着办,最终可以走保险。”按照这位交警讲的,我先在停车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,仍不见车主。只得去超市借了纸和笔,写了几句表示歉意,留下我的手机号码,夹在了车的雨刮器上。

接下来的两天,我一直手机不离手,生怕错过那位车主的电话。然而手机一直没有陌生来电。直至第三天,那人终于出现了。电话一接通,他先把我猛夸一顿:“你这人太诚信了,这么点小事,还专门留下电话!”我说:“应该的。你去看看补一下漆需要多少钱,咱们走保险。”我心想,假如一千八百的,就干脆给他现金得了。没想到,他打电话来说,问过了,三千元。我想,只能走保险了。

接下来走保险的程序,用保费支付了两千元修车费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,却不料第二天又接到车主的电话。他先是客气一番,连说谢谢。接着话锋一转:“不好意思啊,这几天为了修车,请了假,花了打车钱,你总得补偿一些误工费吧。”我一听,气不打一处来,正想发作,又一想,与一个素未相识的人生气犯不着。便问道:“你要多少?”他说:“五百。”这可让我有点气恼:“半天时间要五百?”他见我口气变硬,反倒缩了回去:“哥们,别生气,你看着给。”弄得我哭笑不得。最终,给了他两百元了事。

月有阴晴圆缺,生活中发生的事有情理之中也有意料之外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意外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,而且更能磨炼我们的生活态度。当意外来临时,不埋怨,不惊慌,坦然接受,从容应对,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,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。这也是我从这件生活小事中得到的启迪。

北京 龚泽洋

一件小事

南京 黄晓平